

优秀的经典，永远都不会过时

寻找袁昶

陆春祥

年岁渐长，对故土也越来越关注。这数十年来，我一直关注家乡桐庐的人物与风土，袁昶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他的日记。

袁昶（1846年~1900年），字爽秋，浙江桐庐人，晚清重臣，官至太常寺卿，曾全面负责总理衙门的外交事务。庚子事变时，因主和直谏被慈禧所杀，随即又被追谥忠节，与徐用仪、许景澄、联元、立山合称“庚子五大臣”。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有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袁昶也是晚清著名同光体诗人代表之一。

1867年3月，袁昶中举，其后就开始写日记，三十多年从未中断。袁昶记日记，主要目的不是记事，而是为砥砺自己求知尚学、克己慎思、迁善改过。袁昶日记涉及传统经史诸学，尤其专注于易学、理学、佛学、道学、养生、医方等，现存洋洋六十五册，二百多万字，是晚清文史的重要文献。

为人以官为事，袁昶日日反思，时时感叹，今悔昨失，夕觉晚非。

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袁昶任礼部会试同考官。他在这月的一则日记中这样反省：自初六入场至廿六，得诗十八首，以后戒勿作，恐妨害分内正事，作诗废日，大戒大戒。

同考官，是乡试、会试中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在考场中各居一房，又称房考官，简称房官。其实，袁昶工作极其优秀，两年考核四次均列优等，得褒奖，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补，并俟得道员后，加二品衔。

袁昶写诗，是灵感与才情所致，并没有耽误监考阅卷工作。阅卷极其辛苦。有一则日记这样表达他的工作强度：廿二日上堂阅卷，鸡鸣始就枕，目力既

疲，贱躯亦病。年垂衰白，何所光挥而坐为外物所困，一似寒酸措大，穷老尽气，甫博得一学幕，几乎以身殉卷，丢却三根救命毫毛。用微积法算之，活了十日，却用半年精神，大不合算。

本月日记中，还有两则较为详细的阅卷事宜。一则，发现一湖南籍考生的卷子，虽没有用正格（常用格律），文中却颇显奇气。袁昶想到，要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人才，对待他们的创新，历史上的秃发辱檀（十六国时期南凉的君主）、沮渠蒙逊（十六国时期北凉开国君主），皆有过人之才。

另一则是，在江阴吴太史房中（应该也是同考官），袁昶发现，有一份浙中的考生卷子，已经被放入不录取的卷子中了，袁昶顺手拿起认真浏览，发现文笔流畅奔放，意思恬淡隽永，谈论一些事情很有观点，他怀疑是吴桐斋的手笔，袁昶就怂恿推荐，吴太史也拿起再看，答应重新推荐。四月十一日拆封，果然是吴桐斋的卷子。

我没有查到吴桐斋的具体情况，想来，能入袁昶眼中的文章，一定不会差。况且，吴桐斋在当时的文坛，有不小的知名度。蔡元培、张元济，都是1892年榜的进士。《太常袁公行略》中说：壬辰春，奉旨分校礼闱，一时知名士多出公门下。这一年，袁昶的收获不小。

曾国藩说：人生大部分的失败都源于两个字，一懒二傲。我们从袁昶的日记中，看到他的持之以恒，怎么过了一天又一天的，其实，也看到了他怎么过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努力去克服懒，不让自己骄傲。

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袁昶的日记，于是找到责任编辑，得



到不少信息。袁昶日记共十五卷，由袁昶的研究者朱家英编辑整理。不过直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全集出版的消息，只见到第一册的书影。确实，中国文人写最多的就是日记，又是手写稿，涉及一千多个晚清人物，出版实在是个大工程。

我阅读的袁昶日记，只是他海量日记中的一部分，本书也只侧重于对他读书以及修身养性方面的解读，而对他广泛的朋友圈关系及晚清阔大的政治场景则较少涉及。

对比袁昶，我感觉自己对中国传统典籍阅读的欠缺。继而感叹，经史典籍的阅读，除了一些专业研究者，现代人恐怕再也赶不上袁昶他们了，而我们还要抵抗新媒体时代对时间碎片化分割等外在因素。其实，优秀的经典，永远都不会过时，我辈不能仅仅停留在振兴国学之类的口号上，唯一的行动就是多读。

（转载自《杭州日报》2024年12月27日第12版）

明代桐庐籍名臣姚夔与晦冈李氏家族的交集

宋旭华

姚夔（1414年~1473年），字大章，号损庵，明代桐庐籍名臣，坊郭姚家弄（今桐君街道迎春社区幸福弄）人。姚夔乡试、会试皆第一；为官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他熟谙事理，选贤任能，忧国忧民；曾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尤其是任吏部尚书时“掌天下官吏选法、封勋、考课之政”，可谓位极人臣。姚夔对人有识见，对事有洞见。在土木堡事变英宗被虏后，姚夔果断地拥立景帝即位，保证了明朝政权的稳定。在景帝重病而又无后的情况下，审时度势，谋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英宗复辟后，考虑到姚夔曾拥护自己的儿子，故而依然重用他。宪皇帝即位后，姚夔曾侍经筵，为皇帝上课，更受恩宠。姚夔居高位而得到三个皇帝的信任，在宦海浮沉中明事理、任大事，最后还能保全自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姚夔谥号“文敏”，归葬桐庐金牛山。今人姚朝其撰有《天官姚夔》，整理了姚夔的著作，并对姚夔的生平及姚氏家族的情况多有论述。作为桐庐人，姚夔在其诗文集中留有颇多对故乡的书写、对家族的书写。晦冈李氏家族是桐南望族，在明初百年内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笔者仅就目前能看到的材料，对姚夔与晦冈李氏家族曾有的交集作一考证。

一、姚夔的丈母娘是晦冈李氏女

姚夔原配王夫人，事迹详见徐贲《姚文敏公夫人王氏墓志铭》，其中有“及文敏公淳厚吏、礼等部侍郎、尚书，夫人常以庆贺入两宫，礼文条秩，锡赉有加……文敏公勋业闻望之名世者，夫人裨益之功居多”，虽是墓志谀词，仍可见王夫人知书达礼、大家闺秀的品行。王夫人即王谦（1393年~1452年）与李安人（1393年~1458年）之女。姚夔有《故王处士李安人墓志铭》，对老丈人、丈母娘记载甚详：

处士姓王，讳谦，字景益，竹泉其别号也。世家桐庐之郭，始祖千四朝奉，实肇芳源。……处士生而头隆眼碧，天性聪明。少长，从乡先生李光孝读书，奇之，遂妻以女。性至孝，父母或不相欢，辄号泣劝慰。母歿，竭力以襄葬事。尤善承父意，公私事以身先之，不使干其心，故茂材甫老而安焉。……姚夔总角，为弟子员，适相会于有所事，一见语所亲曰：“有女择婿久之，非此生无可与者。”时邑幕许公闻而叹曰：“君女不以与富室，现时与一寒士，人所难也，吾当为尔主盟。”明日，亟遣二者老来，通两家之好，处士欣然纳约，而卒归之。凡五六年读书之资，悉取给焉。人或哂之，处士不为厌。比夔贵，未尝一毫假借为声色，处之澹如也。人于是服处士之知人，而且多其自守焉。安人李氏，即光孝女。光孝，晦岗世家。其父子端先生，善诗能文，尤精于地理。光孝亦博学，娶岩桥王仲保之姊而生安人。幼有女德，适处士，谨修妇道，事翁姑极孝敬，处妯娌和睦，尤能勤俭起家。”乡之妇闾称贤者，必以安人为仪范焉。处士寿五十九，卒于景泰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安人寿六十六，卒于天顺二年二月十九日也。生女某，即夔妻。男蒙，亦克家。孙男四：朴、樟、枢、柄，女一志宁。处士先十年葬于塔山之原，未有铭其墓者，今安人将启兆合葬。蒙命其子梓来京，请予并铭之。

从李安人“幼有女德，适处士，谨修妇道，事翁姑极孝敬，处妯娌和睦，尤能勤俭起家”“乡之妇闾称贤者，必以安人为仪范焉”可看出晦冈李氏家族良好的家风。李安人的父亲是晦冈李光孝，李光孝的父亲“子端先生，善诗能文，尤精于地理，光孝亦博学，娶岩桥王仲保之姊而生安人”。《桐南凤岗李氏宗谱》“文学传”：“子端公讳恭，别号呼鹤山人，行垂三，原

行京三。自幼颖悟过人，五经百家诸史无不通晓，韬迹山林，隐居不仕，朝夕以诗文自娱。元宰不花儿辟召不就。洪武初，人荐其贤，不行。庚申四月初八日，敕符复下，不得已应召，于八月十五赴御前，试毕赐酒及天鹅砚等。授石州知州，承命之任，复以疾辞。赐归第。生平深究天文地理，好赋诗以纪时事，所著有《呼鹤山人集》，藏于家。”此子端先生系李恭，号呼鹤山人，乃李鹏飞长子、李骥长孙。

二、姚夔为晦冈李诚写《云泉庵记》以示道

道光重修《凤冈李氏宗谱》载有俞諭《云泉公传》，记载了李诚的事迹：

云泉公传（行则九，原行淳六）

云泉公讳诚，字宗德，号云泉。公自幼岐嶷，秉资灵异，天性纯孝。五岁失恃，时切哀慕至，出就外傅。嗜学好书，通今博古，谈论间则熟悉废兴存亡之由、成败利钝之故，侃侃然一杰士气概也。先年，公之大父憩牧公任铅山令，卒于京邸，未归里。迨公当舞勺之年，父云阜公以探父又卒于金陵。公闻之，呼天痛哭，几不欲生。即束装携仆往京，扶二柩归焉。公以总角弱龄，不惮越山川、历险阻，两尽子职事。闻见者莫不赞叹而器重焉。第公大父为清白吏，传家本无余赀，又兼悯凶叠遭，……形影孤孑，门祚之衰微可知也。而公安命守分，受艰辛、甘勤苦、循礼义，以教子孙，如是者数十年。天佑吉人，铢积寸累，囊橐渐以充盈。拓田、建宇、创业者，又自公始矣。饶之后，公不务居积，惟好施舍，砌道路，散衣帛，济贫穷，周乏绝，时为竭力焉。且看破世事，翻然曰：尘俗何可吾吾乐焉耳。生平雅爱云泉，遂以为号焉。随时登眺，即景徘徊，或登高而赋，或临流而咏，或流觞于溪畔，或鼓桐于月下，携童散步，曳杖闲行，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望之者金以为飘飘乎而欲仙也。公享寿七十有六，元配徐孺人早卒，继娶孺人朱氏，生子二人，续娶孺人范氏，又生子一人。大明洪治十七年岁次甲子春正月中浣之吉，姻晚生谕倾顿首拜撰。

李诚在十三岁时赴南京，扶祖父、父亲灵柩运回晦冈，不单可看出孝心可嘉，其能力也可见一斑。拓田、建宇、创业，李诚家业自此饶裕，之后看破世事后悠游林泉，旁人视他如仙人。考李诚即憩牧公李远之孙。李远乃李鹏举次子、李骥第四孙。姚夔《云泉庵记》如下：

云泉处士，姓李，字宗德，桐之晦冈人也。性颖敏，好读书，诸子、史、百家言，靡不博览旁究。每对客谈，自秦汉以来上下古今数千年治乱兴亡得失，历计缕数，终日不能休。暇则静坐一室，焚博山、理焦桐、操古调数曲，澹如也。或遇风晨月夕，兴到无所于事，命家僮具肴蔌，引觞独酌，歌李杜长短句。沨沨乎声激林木，超然如身在尘外，而不知有世事。其视富貴利祿，藐若锱铢矣，奚足以动其心哉。尝见树杪之云，悠扬往来，洞底之泉，周流无滞，恍然叹曰：“是何所为而然哉？吾心殆与之共。”因自号曰云泉。揭诸庵抵书南宫，俾予有以发其义。予方沉醒宦途，百务缠其躯，万虑婴其怀，尘襟俗态，迷不自省，顾惟云泉如在穹壤外，安能味厥旨趣，而宣其义哉。噫嘻！山林之乐，予素志也，安得不一言乎。且触石而起，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非云乎，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进，放乎四海，非泉乎。夫云上于天需而为雨，万物赖以发生；泉出山下出而为泽，百卉资其沾润。云与泉，厥功不既大矣乎！处士盖将有得于是否乎！夫行义达道，乃云泉之功用，而隐居求志，则云泉之性情焉。嗟夫！岭上多白云，陶隐居所以自怡悦也。泉涓涓而始流，陶彭泽所以归

去来也。然则云泉雅为处士，所尚崇德，抑亦有味于古人之旨趣乎。虽然，云流行于天，泉流行于地，各适其适，无所为而然也，一旦宗德适相值而契焉，会于一心，彻上下而无间，当夫云影徘徊、鉴光澄澈，仰观俯察，流动充满，莫非至理所存，而道体之有在也。举斯以修身，则私欲消而泰宇净，举斯以齐家，则伦序肃而闺范融。由是以达于乡、于邦，安所往而不得其道哉，于乎孰谓云泉止于耳目之玩乎哉！非知道者不可以语此。是为记。

李诚建云泉庵，姚夔应他之请写了《云泉庵记》，既写了李诚早期的济世之心，“行义达道，乃云泉之功用”，也写了他后来“隐居求志，则云泉之性情焉”，这与俞諭《云泉公传》的李诚形象是一致的。姚夔最后阐发了“孰谓云泉止于耳目之玩乎”，是“至理所存，而道体之有在也”，可以修身、齐家，以至于“达于乡、于邦”，体现出宋明理学的致思方向。

三、姚夔与李诚之子李靖是“文章知己”

道光重修《凤冈李氏宗谱》载有姚夔次子姚玺给李靖写的《酌泉公传》：

酌泉公传（行箕四十七，原行沂十七）

余同邑酌泉公居江之南，地名凤冈。公秉性正直，制行孝友。读书过目不忘，早年已胸罗二酉，以能文著。家严文敏公与公相契最厚，彼此一苇往来，称为文章知己，及文敏公襄政于朝，每憾不得与公时握手也。而公嗜学不倦，挥毫立就，敏比七步。文敏公时思荐举之，谓：“具此抱负，显之王国，足为凤池玉堂光。”奈公志乐山林，情深泉石，虽食饩于庠而坚意不欲仕，其高风固出尘俗外焉。及家严文敏公归林之日，时与公游，情甚款洽。客有谓曰：“何待彼如是之敬也？”文敏公曰：“吾友腹笥甚富，非固陋寡闻者比也。吾何敢忽焉！”公既通书史，兼有勇力。适于夕阳欲下之时，闻有虎踞村东溪岸，公即跃然而赴，徒手搏之。左右莫不惊怖，公独从容而自若。此在儒林中殆亦一奇事也。公讳靖，字景略，酌泉子其号也。享寿七十二而终。缘知之素深，谨摭其略以为之传。时大明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巳菊月上浣之吉，年家眷晚生姚玺拜撰。

姚夔为李诚写《云泉庵记》，而作为李诚的儿子李靖又曾“食饩于庠”，李靖与姚夔相识、相知则不无可能。姚玺为李靖写传，虽传的一些内容值得推敲，但就写传本身其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家严文敏公与公相契最厚，彼此一苇往来，称为文章知己”，或是姚夔早年做官前与李靖的交往情况。1446年，姚夔母亲申屠氏过世，姚夔扶柩南归，后守孝三年。这段时间姚夔留在桐庐，两人或有交游。有意思的是，李靖不单以能文著称，文章里写到了他徒手搏虎之事，可谓文武双全。李氏家谱里记载了李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为云壑公李彧，次子即为酌泉公李靖。

综上，梳理姚夔与晦冈李氏家族的交集，从姚夔的方面来讲，能对姚夔的生平有更全面的认识，对若干文章尤其是《故王处士李安人墓志铭》《云泉庵记》等提供更多的人物生平史料，将促进对这些文章的理解；而对晦冈李氏家族而言，元末明初时人文鼎盛，而到入明近百年后其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尚需从其他维度加以考察，姚夔或许就是最好的尺子。李靖、李鹏飞、李恭、李光孝、李安人，这一条线；李骥、李鹏举、李远、李诚、李靖，这是另一条线。对与姚夔有交集的晦冈李氏族人相关生平事迹的了解，这将丰富我们对这一家族从元至明中期百余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纵向认识；以家族为个案，或也将为元明时期桐江南岸经济开发、文化传承、人口迁徙、社会发展等提供新的视角。

“仙境尘寰咫尺分，壶中别是一乾坤。风雷不识为云雨，星斗何曾见晓昏。仿佛梦疑蓬岛路，分明人在武陵村。桃花洞口门长掩，暴楚强秦任并吞。”南宋诗人柯约斋的这首《瑶琳洞》，将这神奇壮观的地下溶洞比作“人间仙境”“别有洞天”。乾隆《桐庐县志》载：“瑶琳洞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洞内阔二丈许，梯级而下五丈余，有崖，有池，有潭，有穴；壁有五彩，状若云霞锦绮；泉有八音，声若鼓笙琴，人语犬声；可惊可怪，盖神仙集游之所也……”

二亿七千万年前，瑶琳地区曾为一片浅海。历经多次漫长的造山运动，这里形成了喀斯特地貌地下溶洞。桐庐县分布着二十多个溶洞，被称作“溶洞王国”。天目溪两岸的山林中，有瑶琳洞、垂云洞、杨家洞、美女洞、灵洞、佛印洞等，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瑶琳洞。清光绪十二年，桐庐知县杨保彝将其命名为“瑶琳仙境”。瑶琳仙境最早在隋唐时期被发现，清朝末年因洞口坍塌而与世隔绝。据说，40多年前，一个放羊娃在山上放羊时，一只羊掉进洞窟，他人洞找羊，虽未找到羊，却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溶洞。1979年，开发瑶琳仙境景区时，“金鸡观瀑”景点后面发现徐肪隐居时遗漏的、铸有“方舟”两字的铜镜一面。1979年9月，县政府组织初探瑶琳洞，两年后正式开放，神奇的地貌和多姿的钟乳石景观群重现人间，从此声名远扬，被誉为“全国诸洞之冠”。

我初次来到瑶琳仙境是在1983年读初中学校春游之时。大学毕业工作后我住在桐庐，又跟妻子去过瑶琳洞一次。

瑶琳者若何？但见山间石径，被一片绿所环绕，清爽宜人。烟雾袅袅，飘逸飞举，与溪泉清脆的叮咚声交织在一起。透过薄雾，山下石拱门楣上可见“瑶琳仙境”四个擘窠大字，方知已踏入仙踪秘境。“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溶洞纵深一公里，总面积达28000平方米，是华东沿海中部亚热带湿润区喀斯特洞穴的典型代表。

穿过一段地下河回廊，一个巨大的洞厅映入眼帘。随处可见的石笋、石柱、石幔、石钟乳密布在洞壁上，洁白如雪，质纯似玉，在照明灯下光芒闪烁，格外耀眼。洞内水质清澈，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一个由冰玉雕琢而成的世界。景观群落依据自然形态分为“仙女聚会”“狮象迎宾”“广寒舞台”“蓬莱宫阙”“富春山水”“曲径通幽”“琼楼玉宇”等上百个大小景点，洞洞相连，奇幻诡谲，层层有景，景景奇特。其中洁白无瑕的“银河飞瀑”、晶莹剔透的“瀛洲华表”、直冲霄汉的“三十三重天”、精美雄伟的“擎天玉柱”、婷婷玉立的“瑶琳玉峰”构成“仙境五绝”，令人赞叹不已。

瑶琳洞外的景色也十分迷人。穿过石坊，绕过绿荫，聆听啼鸟，夏季聆听蝉鸣，让人飘然若仙。只见亭台楼阁、池馆水榭，曲折游廊……一派清幽之意。

山中林木繁茂，风声悦耳。一到洞口，一阵凉风扑面而来，好不惬意。难怪导游说这里冬暖夏凉。在彩色灯光和激光幻影的照耀下，整个洞厅仿佛全是用珍珠玛瑙、翡翠玉石、缕罗绸缎堆积而成，更显得流光溢彩，幽静深邃。

瑶琳洞本身汇聚天地灵气，溶洞内长年恒温保持在18℃。奔腾